

白髮繡

端詳母親日漸斑白的頭髮，幾縷白髮摻雜在黑髮之間，銀白色的髮絲錯落在頭部的不同位置，尤其以右半部的白髮量為最多，閃著銀白的光，在黑髮中顯得格外明亮，是塊璞實、純淨的白玉，在黑暗中透出光芒。

母親雪白的髮絲，承載著養育我們三姐弟的歲月，無聲無息地滋長著，髮絲浩然，穿越層層黑髮，鑽出暮靄消瘦的身形。潺潺江水化成愁苦之淚，仍無法道盡對子女的付出；而母親的白髮，看盡歲月的苒苒物華休，卻訴不盡母親對子女付出辛勞與犧牲，無怨無悔。

白髮見證母親由青春年華逐漸步入衰老的歷程，烏黑的髮絲滋養子女，時序在她髮絲上留下白茫茫的不悔誓言。她對家庭付出的心血與軌跡，一絲絲白髮，串成一絲絲煩憂與傷愁，繪出對子女的關心與期盼。溫暖的話語，是那涓滴的母愛，撫慰疲倦不堪的心靈，終日匯流成完整的我。

母親喜歡種花，家中客廳外的陽台上，擺滿許多盆栽，野薑花那純白色的身影，翩翩起舞，龍吐珠的藤蔓靜悄悄地爬滿白色闌干。午過半晌，母親拿張竹編矮凳，在面對著客廳的落地窗前坐著，陽光從透明几淨的牕闌透射進來，鵝黃色的陽光灑落在母親與我的身上，交織成旖旎柔情的煦暖時刻。

母親靠在我的身旁，我感受著母親的體溫，輕摸著母親的左肩，為母親剪去白髮，嗅著母親的淡淡髮香，是生薑洗髮精的香氣。望著母親的背影，母親正值耳順之年，留著短髮，頭髮長度及頸，不同於花信年華時所蓄留的長髮。母親俯著頭，背微微彎拱，幾搓髮絲遮住半張臉龐，母親笑容盈盈，拉著淺淺的皺紋，牽引著我的心。

她攬鏡自照，照鏡探白髮，總會要我幫忙剪去她的白髮，剪去韶光在髮上所推進的痕跡，希望能保有往昔般濃密烏黑的髮色。我手拾三吋長的小剪子，事先挑選的剪子，前端是圓形的，而非尖銳的剪頭，以免刺傷頭部。先從表面俯拾即是白髮剪起，左手掇起一根較長的白髮，右手將剪子緊挨著白髮最根部，開始剪下，一根白髮落下，仔細一瞧，這根白髮透出由黑轉白的漸層，髮根的前三分之二為白靄靄的髮絲，後三分之一則是灰色中帶點淡褐色的髮尾。它靜謐地躺在

黑色紙板上，暮景殘光，垂垂老矣，如今安得其所，回歸大地，歸隱自然。

翻開深層的髮絲，數不盡的白髮映入眼簾，撮起幾莖白髮，削減而下，幾縷銀絲，凌空飛花，墜落在墨黑色的絨布上，襯出蒼銀的白髮，長的、短的、直的、彎的髮絲，參差不齊，綿綿密密地糾結著。兩指穿入剪子中，緩慢地揮動手指，「喀擦」一聲，一縷髮絲飄落，有時一次剪了三、四隻白髮，如雨絲般紛紛漂蕩而下，深怕用力拉頭髮而弄痛母親，總是輕拂著髮絲，不時會誤剪到黑髮，夾雜在白髮之間，更顯露黑髮的黝黑與青春。剪除白髮，並非拔除，因此仍會留下白色髮根，深藏在頭髮裡，白白蒼髮，隨著時光流逝依舊會再冒起。

白髮墜落，迅速如落石般的沉重。

母親事業心重，生活向來以工作為優先，近十年來為工作升遷而患得患失，她的愁眉苦臉總是不斷浮現，愁煩之事接踵而來，收到上級的交代，只要盡心完成籌備處，就可以升職，因此長達兩年的時間，早出晚歸，但是換來的是上級的違背諾言，升遷者是另有人選，母親付出的所有心血，付諸東流，數夜之間，壓力磨盡她昔日的黑髮，碾壓出片片白髮。我們為母親擔心著，她眉頭深鎖，心結尚未解開，白髮依然伴隨滋長。我可以輕易地將不滿意的髮絲剪除，糾結的愁緒，可否隨著一縷縷剪下的白髮而祛除呢？暮春之時，繁花落盡，一切過往只剩下回憶，有著是痛徹心扉的哀恫，那些令人憔悴的、複雜的紛亂，如同朝露，太陽初昇，漫漫蒸發；如同煙靄，微風輕拂，煙消雲散。

在全盤考量及親朋好友勸說之下，母親決定退休，在大徹大悟之後，玄悟世事均是雲淡風輕，如浮光掠影。好比出家之人希望以淨髮的方式來擺脫世俗塵念，忘卻人間枷鎖，但剪除母親的絲絲白髮後，母親仍輕鎖眉頭，白髮負荷著千愁萬緒及淡淡惆悵。手握母親的白髮，捻了一絲髮，掂了一掂，是愛的重量，都為誰而留下的蒼蒼白髮呢？

書櫃上擺放的是母親與滿山遍野的萱草合照，是十二年前的仲夏之時，和全家一起至臺東旅遊，登金針山時的全家福照片，母親穿著粉紅色洋裝，風姿綽約，神采奕奕，當時母親仍有茂密烏黑的秀髮。如今歲月遞嬗，白髮變多，是為家庭和工作所付出的辛勞。母親的幾絲白髮，訴說著悲懷，客廳的電視櫃上擺放榮退的紀念狀，泛黃的紙張，背後蘊含多少辛酸？幾句文字砌疊成無解的不平與哀歎。

母親為了家庭與子女而逐日消耗殆盡，一根根白髮，是歷經滄桑的見證者。看見母親白髮萌發，不捨之情，直抒胸臆。再度拿起剪子，為母親剪去白髮。

白髮隨風翻躍飛舞，輕盈自在，嚮往著無憂無懼。

思母，剪不斷的千絲萬縷！結婚後，嫁到南部。母親總是在娘家，盼著我回去，放假前，總會收到母親問候的訊息，「要不要回家？我會煮四物湯和麻油雞，幫妳補一下身體」，母親總能灑下溫柔的網，把我捕獲回家，即使我還有未改完的作文，也直接裝到行李，二話不說，帶回家改便是。每每回娘家，總是會特地準備媽媽喜歡吃的鳳梨或是桶仔雞回家，媽媽常說，「別帶東西了，看到你們回來，我就很開心了。」尋常的話語，道盡了長期以來的思念。我喜歡與母親徹夜談心，是從小就有的習慣，我傾訴這段日子的歡笑與悲愁，母親的款語溫言及深摯的眼神，總是瀾滌我歎傷已久及抑鬱於懷的心靈，我想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離家在外，當思母的情緒湧上心頭時，掛念母親的日常起居，只能透過講電話的方式，一解相思之苦，無法即時相聚暢談，著實魂牽夢縈。

懷孕後，賀爾蒙的變化，使我白髮倍增，幾莖白髮絲，卻輕易可見。母親亦開始為我修剪白髮。夜闌人靜，母親在我瀏海前看到幾根白髮，輕輕翻開我的髮絲，發覺前些日子所剪的白髮已留長，要我在明天返回南部之前，幫我把白髮剪除。我輕聲道說「媽，不用了。您早點睡！」的話語，實則不想讓母親太累。母親仍執意要幫我修剪白髮，一手翻開裡層的頭髮，望見稀疏的白髮，不忍叨擾幾句「身體要多照顧好，不要再熬夜改作文了！」的關心，讓我揪心不已。

母親佇立在我左側身，我臉頰輕輕靠在她的下腹，用手指輕輕碰觸了她微突的腹部，些許結實的彈性，體會到饒富生命力的觸感，母親手指的溫柔，藉由頭皮流竄到我肚子，我腹中的女兒，胎動了幾下。頓時，我的淚花如斷珠般，眼淚簌簌流下，母親看見我哭泣，用手輕輕拂抹去眼角的淚珠，熨燙了我的心。母親用手指不斷輕輕翻開我髮絲，酥酥麻麻的感覺，在我頭皮上持續跳躍著，宛如陣陣電流，直達到我的心窩兒，母愛在此氛圍中暈開，如同母親在我挑燈備課和製作講義之時，為我沖泡的熱牛奶，一層層裹覆著濃郁的親情。當我在幫母親剪白髮時，她是否可以體會到，我也同樣深愛著她。

母親幫我剪白髮的影像，照映在書房用玻璃嵌成的窗櫺上，寧謐自適，如果

可以，多想用剪子把這一幕剪取下來，永遠烙印在我心版上。

每當離開中部娘家，母親總是準備好幾道家常菜和水果讓我帶回家，手中提著母親為剛出生女兒所購買的童書和洋裝，隨著南下高鐵的奔馳，逐漸醞釀出思母的情緒，鼻頭酸楚持續加重，眼淚頓時潰堤，淚灑高鐵左營站的月臺邊。唯有下次的相聚，才能止住淚水。白髮是母親與我之間的思念連結，俯仰之間，昨日剛剛削短的白髮，在我烏黑髮絲上早已復甦，孳萌，半吋。而我對母親的思念，就此蔓延不止。

是的！我想保留母親用生命血淚換來的白髮，決心製作白髮繡，也留下母親為我剪白髮的良辰吉時，凝結著血濃於水的吉光片羽。

首先，我先用黑色絲線縫繡出臉的輪廓，紅色絲線縫製出的是母親的外衣，用粉色絲線裁縫出我的外衣，母親和我抱著襁褓中的女兒，我們三人緊握著手，繡製成心型，象徵新生命的重生，足以讓苦痛昇華。最後，我用指尖捏了幾搓白髮，細細冉冉地刻劃出白髮的圖像，母親的白髮與我的白髮纏繞在一起，我掇起這絡纏綿的髮絲，綰裹在一塊兒，一針一線，縫製成母親和我的髮繡圖。母親的髮絲，澄明無瑕，是歷經風吹雨打後的雲影天光。

望著髮繡圖，母親絲絲白髮，銀光耀眼，剪不斷的是——對家人千絲萬縷的愛。思母之苦，伴隨著白髮的復甦，汨汨湧現，在我的心頭處，隱隱作痛，已然成為生命中無法割捨的一部分。